



经典文库
蔡翔主编

池莉代表作

乌鸦之歌

池莉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Chunfe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池莉代表作

乌鸦之歌

池 莉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Chunfe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乌鸦之歌/池莉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 1

(新经典文库)

ISBN 7-5313-2685-X

I. 乌… II. 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8452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8mm×210mm

印张: 12.125 插页: 2

字数: 302 千字

印数: 1—25 000 册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韩忠良

责任校对: 林 书

封面设计: 夏季风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陈 楠

定价: 24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新经典文库

顾问

李欧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

王德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

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

陈思和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

王晓明 上海大学教授

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

在出版本文库中给予了支持与协助

中国当代文学自 1977 年以后,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,而至八九十年代,则渐成它的巅峰形态。一个世纪已经过去,大浪淘沙,却仍见满地金光耀眼。有一些名字已经载入史册,有许多作品,事实上已被人们目为经典。

所谓“经典”,是指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,而且在时间的缓缓流淌之中经久不衰,并时时生长出新的意义。而更重要的是,文学由于受其写作母语的制约,其经典性的支持更多地来自于它的存在语境。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,时间已经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“新经典”,并以此以区别于现代经典文学。

编辑这套丛书的起因,仅仅源于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商业

时代的反抗。正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之下,出版市场鱼龙混杂,并渐渐形成某种艺术的误导倾向。长此以往,严肃文学将渐成萎缩之势。因此,向人们推荐真正的经典文学,不是为了纪念一个已去的时代,而是要为读者重新开辟一个美文学的想象空间。

我们还设想,将这套丛书推荐给大学中文系的学生,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辅导读物。因此,我们特邀请著名学者李欧梵、王德威、钱理群、陈思和、王晓明等教授担任本套丛书的文学顾问。

本套丛书将分成若干辑,陆续出版。出版时间的先后,并无厚此薄彼的意思,完全出于编辑工作的技术原因,特此说明,以消除世人的庸俗之见。

很难用一个词、一个概念,或者一句话,来概括池莉的写作。

1987年,《烦恼人生》的发表,意味着池莉的写作,开始进入了当代文学史的视野。的确,无论从哪种意义上,这部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“新写实主义”的发轫之作。我无意在此详加讨论“新写实主义”的内在涵义,需要指出的只是,任何一种写作潮流的出现,都不会是无因的,而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,也都不会永远固守于潮流之中,其显著或者细微的变化,才是进入研究的最佳途径。

仅仅从“新写实主义”的角度,我们也可以发现,在池莉当时的写作中,除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认同和接受,但是在这种认同和接受中,更深刻的,却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。这种精神来自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,更严格地说,是一种下层社会的生活态度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这种态度也许是琐屑的、卑微的、无梦的、甚至毫无诗意可言,但也恰恰是这种态度,帮助这个阶层承受了生活的不堪重负,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,并且创造了自己的诗意,以及自己的梦。《热也好,冷也好,活着就好》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短篇小说,为批评家提供了许多解读的可能,正是这篇作品,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进入这个阶层的诗意和梦。在这里,“文化研究”所提供的“感觉结构”这个概念,也许能够启示我们如何进入这个阶层的文化内涵,以及更好地把握池莉小说的意义。

但是,很快,我们就发现,在池莉的写作谱系中,又出现了

像《预谋杀人》这样一类小说，而在这类作品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到“先锋小说”的某些叙事倾向。认真对待一个作家，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。任何作品的意义都产生在接受和解释的过程之中，但是我们往往会习惯性地依据这些“意义”而反过来定义一个作家的写作，这样，往往会使一个本来相当复杂的写作现象在研究中反而被简单化。一个写作者，不仅其内心世界及其复杂，而且，他（或她）还必然生活在更为复杂的“互文性”的影响之中。

如果省略了这些复杂性，我们就会建立一种机械的逻辑联系，比如说，我们会从“新写实主义”直接推理出池莉在90年代一些具有市场倾向的小说，比如，《来来往往》、《口红》等等。这种简单的逻辑联系可能会生发出一些理论话题，但是，它也因此而遮蔽了一个作家更为复杂的写作状况。比如说，我们怎样理解池莉最近的一些作品——《乌鸦之歌》、《看麦娘》，等等，而这些小说，显然，又是“非市场化”的。我们很难用“市场”这个概念去定义一部作品，在这一定义中，作品的意义往往会被引申到另一方向。实际上，像《来来往往》这类小说，它的意义有时候容易被低估。一部畅销的作品，必然具有某种“普遍赞同”的结构，而这种“普遍赞同”，正昭示着一个时代复杂的文化内涵，这也正是文化批评所要揭示的叙事秘密。

像所有优秀的作家一样，池莉的写作显得特别的丰富而又复杂，正是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，构成了池莉的魅力，从而吸引着无数的读者。

（蔡翔）



经典文库

蔡翔主编

贾平凹代表作

油月亮

莫言代表作

民间音乐

池莉代表作

乌鸦之歌

马原代表作

1980年代的舞蹈

目 录

编辑例言 1

前言(蔡翔) 1

烦恼人生 1

热也好冷也好,活着就好 46

预谋杀人 61

请柳师娘 114

看麦娘 128

乌鸦之歌 193

来来往往 249

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。

昏蒙蒙的半夜里“咕咚”一声惊天动地，紧接着是一声恐怖的嚎叫。印家厚一个惊悸，醒了，全身绷得硬直，一时间竟以为是在噩梦里。待他反应过来，知道是儿子掉到了地上时，他老婆已经赤着脚蹿下了床，颤颤地唤着儿子。母子俩在窄狭拥塞的空间撞翻了几件家什，跌跌撞撞扑成一团。

他该做的本能的第一件事是开灯，他知道，一个家庭里半夜发生意外，丈夫应该保持镇定。可是灯绳却怎么也摸不着！印家厚哧哧喘着粗气一双胳膊在墙壁上大幅度摸来摸去。老婆恨恨地咬了一个字：“灯！”便哭出声来。急火攻心，印家厚跳起身，踩在床头柜上，一把捉住灯绳的根部用劲一扯：灯亮了，灯绳也断了。印家厚将掌中的断绳一把甩了出去，负疚地对着儿子，叫道：“雷雷！”

儿子打着干噎，小绿豆眼瞪得溜圆，十分陌生地望着他。他伸开臂膀，心虚地说：“怎么啦？雷雷，我是爸爸哟！”老婆挡开了他，说：“呸！”

儿子忽然说：“我出血了。”

儿子的左腿有一处擦伤，血从伤口不断流出。夫妻俩见了血，都发怔了。总算印家厚先摆脱了怔忡状态，从抽屉里找来了碘酒、棉签和消炎粉。老婆却还在发怔，眼里蓄了一包泪。印家厚利索地给儿子包扎伤口，在包扎伤口的过程中，印家厚完全清醒了，内疚感也渐渐消失了。是他给儿子止的血，不是别人。印家厚用脚把地上摔倒的家什归拢到一处，床前

便开辟出了一小块空地，他把儿子放在空地上，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说：“好了，快睡觉。”

“不行，雷雷得洗一洗。”老婆口气犟直。

“洗醒了还能睡吗？”印家厚软声地说。

“孩子早给摔醒了！”老婆终于能流畅地说话了：“请你走出去访一访，看哪个工作了十七年还没有分到房子。这是人住的地方？猪狗窝！这猪狗窝还是我给你搞来的！是男子汉，要老婆儿子，就该有地方养老婆儿子！窝囊巴叽的，八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算什么男人！”

印家厚头一垂，怀着一腔辛酸，呆呆地坐在床沿上。

其实房子和儿子摔下床有什么联系呢？老婆不过是借机发泄罢了。谈恋爱时的印家厚就是厂里够资格分房的工人之一，当初他的确对老婆说过只要结了婚，就会分到房子的。他夸下的海口，现在只好让她任意鄙薄。其实当初是厂长答应了他的，他才敢夸那海口。如今她可以任意鄙薄他，他却不能同样去对付厂长。

印家厚等待着时机，要制止老婆的话闸必须是儿子。趁老婆换气的当口，印家厚立即插了话：“雷雷，乖儿子，告诉爸爸，你怎么摔下来了？”

儿子说，“我要屙尿。”

老婆说：“雷雷，说拉尿，不要说屙尿。你拉尿不是要叫我的吗？”

“今天我想自己起来……”

“看看！”老婆目光炯炯，说：“他才四岁！四岁！谁家四岁的孩子会这么灵敏！”

“就是！”印家厚抬起头来，掩饰着自己的高兴。并不是每个丈夫都会巧妙地在老婆发脾气时，去平息风波的。他说：“我家雷雷是真了不起！”

“嘿，我的儿子！”老婆说。

儿子得意地仰起红扑扑的小脸，说：“爸爸，我今天轮到跟

你跑月票了吧？”

“今天？”印家厚这才注意到已是凌晨四点缺十分了。
“对。”他对儿子说：“还有一个多小时咱们就得起床。快睡个回笼觉吧。”

“什么是——回笼觉？爸爸。”

“就是醒了之后又睡它一觉。”

“早晨醒了中午又睡也是回笼觉吗？”

印家厚笑了。只有和儿子谈话他才不自觉地笑。儿子是他的避风港。他回答儿子说：“大概也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那幼儿园阿姨说是午觉，她错了。”

“她也没错。雷雷，你看你洗了脸，清醒得过分了。”

老婆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摔清醒的！”话里依然含着寻衅的意味。

印家厚不想一大早就和她发生什么利害冲突。一天还长着呢，有求于她的事还多着。他妥协地说：“好吧，摔的。不管这个了，都抓紧时间睡吧。”

老婆半天坐着不动，等印家厚刚躺下，她又突然委屈地叫道：“睡！电灯亮刺刺的怎么睡？”

印家厚忍无可忍了，正要恶声恶气地回敬她一下，却想起灯绳让自己扯断了。他大大咽了一口唾沫，爬起来……

在电灯黑灭的一刹那，印家厚看见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，一个念头稍纵即逝。他再不敢去看老婆，他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。

当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，发现黑暗原来并不怎么黑。曙色已朦胧地透过窗帘：大街上已有忽隆隆开过的公共汽车。印家厚异常清楚地看到，所谓家，就是一架平衡木，他和老婆摇摇晃晃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。你首先下地抱住了儿子，可我为儿子包扎了伤口。我扯断了开关我修理，你借的房子你骄傲。印家厚异常地酸楚，又壮起胆子去瞅起子。后来天大亮了，印家厚觉得自己做过一个关于家庭的梦，但内容却实在

记不得了。

还是起得晚了一点。

八点上班，印家厚必须赶上六点五十分的那班轮渡才不会迟到。而坐轮渡之前还要乘四站公共汽车，上车之前下车之后还要各走十分钟的路程。万一车不顺利呢？万一车顺利人却挤不上呢？不带儿子当然就不存在挤不上车的问题，可今天轮到他带儿子。印家厚打了一个短短的呵欠后，一边飞快地穿衣服一边用脚摇动儿子。“雷雷！雷雷！快起床！”

老婆将毛巾被扯过头顶，闷在里头说：“小点声不行吗？”

“实在来不及了。”印家厚说：“雷雷叫不醒。”

印家厚见老婆没有丝毫动静，只得一把拎起了儿子。
“呸，你醒醒！快！”

“爸爸，你别操我。”

“雷雷，不能睡了。爸爸要迟到了，爸爸还要给你煮牛奶。”印家厚急了。

公共的卫生间有两个水池，十户人家共用。早晨是最紧张的时刻，大家排着队按顺序洗漱。印家厚一眼就量出自己前面有五六个人，估计去一趟厕所回来正好轮到。他对前面的妇女说：“小金，我的脸盆在你后边，我去一下就来。”小金表情淡漠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用脚勾住地上的脸盆，准备随时往前移。

厕所又是满员。四个蹲位蹲了四个退休的老头。他们都点着烟，合着眼皮悠着。印家厚鼻孔里呼出的气一声比一声粗。一个老头嘎嘎笑了：“小印，等不及了？”

印家厚勉强吭了一声，望着窗格子上的半面蛛网。老头又嘎嘎笑：“人老了什么都慢，再慢也得蹲出来，要形成按时解大便的习惯。你也真老实到家了，有厂子的人不留到厂里去解呀。”

屁！印家厚极想说这个字可他又不想得罪邻居，邻居是

好得罪的么？印家厚憋得慌，提着双拳正要出去，后边响起了草纸的揉搓声，他的脚都软了。

返回卫生间，印家厚的脸盆刚好轮到，但后边一位已经跨过了他的脸盆在刷牙了。印家厚不顾一切地挤到水池前洗漱起来。他没工夫讲谦让了。被挤在一边的妇女含着满口牙膏泡沫瞅了印家厚一眼，然后在他离开卫生间时扬声说：“这种人，好没教养！”

印家厚听见了，可他希望他老婆没听见。他老婆听见了可不饶人，她准会认为这是一句恶毒的骂人话。

糟糕的是儿子又睡着了。

印家厚一迭声叫“雷雷”。一面点着煤油炉煮牛奶，一面抽空给了儿子的屁股一巴掌。

“爸爸，别打我，我只睡一会儿。”

“不能了。爸爸要迟到了。”

“迟到怕什么。爸爸，我求求你。我刚刚出了好多的血。”

“好吧，你睡，爸爸抱着你走。”印家厚的嗓子沙哑了。

老婆掀开毛巾被坐起来，眼睛红红的。“来，雷雷，妈妈给你穿新衣服。海军衫。背上冲锋枪，在船上和海军一模一样。”

儿子来兴趣了：“大盖帽上有飘带才好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印家厚向老婆投去感激的一瞥，老婆却没理睬他。趁老婆哄儿子的机会，他将牛奶灌进了保温瓶，拿了月票，钱包，香烟，钥匙和梁雨生的《风雷震九州》。

老婆拿过一筒柠檬夹心饼干塞进他的挎包里，嘱咐和往常同样的话：“雷雷得先吃几块饼干再喝牛奶，空肚子不兴喝牛奶。”说罢又扯住挎包塞进一个苹果，“午饭后吃。”接着又来了一条手帕。

印家厚生怕还有什么名堂，赶紧抱起儿子：“当兵的，咱们快走吧，战舰要启航了。”

儿子说：“妈妈再见。”

老婆说：“雷雷再见！”

儿子挥动小手，老婆也扬起了手。印家厚头也不回，大步流星汇入了滚滚的人流之中。他背后不长眼睛，但却知道，那排破旧老朽的平房窗户前，有个烫了鸡窝般发式的女人，她披了件衣服，没穿袜子，趿着鞋，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。她在目送他们父子。这就是他的老婆。你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呢？然而这世界上就只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。

机会还算不错。印家厚父子刚赶到车站，公共汽车就来了。

这辆车笨拙得像头老牛，老远就开始哼哼叽叽。车停了，但人多得开不了门，顿时车里车外一起发作，要下车的捶门，要上车的踢门。印家厚把挎包挂在胸前，连儿子带包一起抱紧。他像擂台上的拳击手不停地跳跃挪动，观察着哪个门好上车，哪一堆人群是容易冲破的薄弱环节。

售票员将头伸出车窗说：“车门坏了。坏了坏了。”

车启动了，马路上的臭骂暴雨般打在售票员身上。骂声未绝，车在前面突然煞住了。“哗啦”一下车门全开，车上的人带着参加了某个密谋的诡笑冲下车来；等车的人们呐喊着愤怒地冲上前去。印家厚是跑月票的老手了，他早看破了公共汽车的把戏，他一直跟着车小跑。车上有张男人的胖脸在嘲弄印家厚。胖脸上噙起嘴，做着唤牲口的表情。印家厚牢牢地盯着这张脸，所有的气恼和委屈一起膨胀在他胸里头。他看准了胖脸要在中门下，他候在中门。好极了！胖脸怕挤，最后一个下车，慢吞吞好像是他自己的车。印家厚从侧面抓住车门把手，一步蹬上车，用厚重的背把那胖脸抵在车门上一挤，然后又一揉，胖脸啊呀呀叫唤起来，上车的人不耐烦地将他扒开，扒得他在马路上团团转。印家厚缓缓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车下的一切甩开了，抬头便要迎接车上的一切。印家厚抱着孩子，虽没有人让座但有人让出了站的位置，这就够令人满意了。印家厚一手抓扶手，一手抱儿子，面对车窗，目光散淡。车窗外一刻比一刻灿烂，朝霞的颜色抹亮了一片片商店。朝朝夕夕，老是这些商店。印家厚说不出为什么，一种厌烦，一种焦灼却总是不近不远地伴随着他。此刻他只希望车别出毛病，快快到达江边。

儿子的愿望比父亲多得多。

“爸爸，让我下来。”

“下来闷人。”

“不闷。我拿着月票，等阿姨来查票，我就给她看。”

旁边有人称赞说这孩子好聪明，儿子更是得意非凡，印家厚只得放他下来。车拐弯时，几个姑娘一下子全倒过来。印家厚护着儿子，不得不弯腰拱肩，用力往后撑。一个姑娘尖叫起来：呀——流氓！印家厚大惑不解，扭头问：“我怎么你了？”不知哪里插话说：“摸了。”

一车人都开了心。都笑。姑娘破口大骂，针对印家厚，唾沫喷到了他的后脖颈上。一看姑娘俏丽的粉脸，印家厚握紧的拳头又松开了。父亲想干没干的事，儿子倒干了。儿子从印家厚两腿之间伸过手去朝姑娘一阵拳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你骂！你骂！”

“雷雷！”印家厚赶快抱起儿子，但儿子还是挨了一脚。这一脚正踢在儿子的伤口上。只听雷雷半哀半怨叫了一声，头发竖起，耳朵一动一动，扑在印家厚的肩上，啪地给了那姑娘一记清脆的耳光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姑娘怔了一会儿，突然嘤嘤地哭了。

父子俩获得全胜下车。儿子非常高兴，挺胸收腹，小屁股鼓鼓的，一蹦三跳。印家厚耷头耷脑，他不知为什么不能和儿子同样高兴。